



文・圖——杜詩韻  
(屏東縣石門國小教師)

パイワンの狩獵文化と教育の実践  
Hunting Culture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Paiwan

## 排灣族狩獵文化與教育實踐

近年有關原住民族狩獵爭議不斷，不論是保育類的黑熊或是穿山甲，甚至是蔡總統向原住民族道歉文稿中提到的狩獵與保育等問題，似乎討論的重點都放在原住民族「該不該」狩獵以及「應該」如何狩獵等問題，但狩獵與保育的爭議關鍵往往不是「數量」與「種類」，而是我們與土地的關係為何，以及我們是如何與土地互動，也就是傳統的狩獵文化制度與信仰。但筆者卻認為原本維繫狩獵制度的文化，在現今遠離土地的教育制度與部落受現代化的影響，是造成傳統狩獵文化失落的最重要原因，在考慮保育與狩獵並存之前，更重要的是如何重建狩獵文化，透過多元教育的實踐方式，也許可以找到一個可行的路徑。

在原住民族群中，「狩獵」本身就是一個「充滿不確定」的目標，因為狩獵活動充滿變數，很難去計劃或預想獵獲的數量或是對象，甚至去談論或預估狩獵量這種想法，本身就十分「禁忌」（羅永清，2014）。由此可知狩獵活動因為「不確定」因素，讓原住民族對於狩獵的結果大都交託給神靈，因此衍生出一套對待土地的方式與態度，而這些就是狩獵文化的內涵。

筆者曾於屏東縣牡丹鄉部落大學協助辦理狩獵文化課程，也在學校推動民族教育，從與耆老互動中認識狩獵文化與土地之間的關係，對於狩獵活動如何透過知識、實踐與信仰的方式，落實在傳統土地利用上，並透過土地合理的配置與使用，儀式、規範以及禁（聖）地的保護，建立土地與排灣族人深層的土地信仰，而傳統對於土地長期累積的知識與技術，藉由傳統社會制度的管理，讓土地得以合理利用。

### 排灣族的狩獵文化

在排灣族的習俗上，頭目擁有



牡丹鄉部落大學傳統漁撈實做課程。

土地的權利，而部落的人都可以使用土地來當作獵區，但須貢獻動物的特定部位給頭目，例如山豬的前腿肉。獵獲之獵物一部分送給頭目，其他皆與親族分享，很少會保存獵物，而分肉的方式充滿許多社會的關係與意義，因此，透過獵物的分享，對穩固社會關係做了最佳的展現。傳統上每個獵人都有專屬的獵區，通常以河流或是山做為界線，並以家族為單位世襲獵場。獵場及獵區以自然地形為界，彼此互不侵犯，從牡丹鄉排灣族祭祀經文裡可很清楚的說明，並規範獵人必須遵守：



牡丹鄉部落大學狩獵分享文化課程。

s-in-I-pa(r)u-cunuq s-iu-I-parnu-a eceng tu q-em-adjai. (獵區的界線就像懸崖般的天然界線，就像籬笆的人立界線，就像用線將各自的獵區圍住，把自己的獵區區分清楚。)(引自潘君瑜，2009)

因此，傳統狩獵文化透過獵場區分與部落共同規範，及其在地強調神靈信仰對於狩獵的影響，是目前現今牡丹鄉狩獵活動，重要且共同遵守的原則。

狩獵活動也是有季節性，並非一整年都在打獵，只有在農閒及祭典之前上山打獵，陷阱採固定路線的放置，然後每隔幾年再調整狩獵的區域，廣大的森林、草地是動物的家，但是某些特定的禁忌地是不會去打獵的。從傳統狩獵文化也可以感受到「節制狩獵」的制度與觀念，尤其是傳統信仰裡就清楚表達了「節制」的想法：

Lalung-an I ta tautaljan matjalja ti lugai adrnaga adringudai. (不要像lugai祂雖然獵到很多獵物，但是貪心地繼續製作獵具追捕獵物。)(引自潘君瑜，2009)

狩獵活動也是有季節性，並非一整年都在打獵，只有在農閒及祭典之前上山打獵，陷阱採固定路線的放置，然後每隔幾年再調整狩獵的區域，廣大的森林、草地是動物的家，但是某些特定的禁忌地是不會去打獵的。從傳統狩獵文化也可以感受到「節制狩獵」的制度與觀念。





屏東縣高士國小民族教育課程，示範製作吊索式陷阱。



屏東縣高士國小民族教育課程，講授土地倫理。

亦可由伐樹歌謠看出其節制的概念：

牡丹鄉《伐樹歌》

tjulikai, imaza ti u lamalamai, uri u suliljangan,  
tjalja djemaudjavan.

白皮樹啊，  
我將砍去你最高最頂端的枝葉。

kizuljen na vitjuqan, iru u a likeliki.  
樹木高度直達星空，但是我並不會因此懼怕。

iparu vutjas a en, iparu qalivengeveng a en.  
我行動如松鼠般輕盈，  
效率好比天牛瞬間啃噬完畢。

mavalidilidi a ljemita pagau, lauljen e tu mau ita.  
我一圈一圈的把所有枝葉都砍伐完畢，  
也不忘記留下一叢枝葉。

sasekezan sasenayan nu qayaqayam.  
成為鳥類棲息與鳴叫的場所。

### 重視土地倫理

所獵獲的獵物依習俗分配，並相信獵物是由祭品和神交換而來，因此必須用獵物感謝土地之神的賜予。狩獵活動是訓練排灣族男性與戰鬥技術；並且是教導山林生態知

識，學習獵人應遵守之規範的過程。

「要成為一個優秀獵人的條件，我認為第一個『運氣』很重要，這和神願不願給你獵物有很大的關係。第二個就是獵人『個人的知識技術』，累積許多的經驗後這些能力就會進步。最後是『勤勞』，獵人如果不勤於去巡視山林，就算抓到了，也只是任其腐壞，這樣上天是很難再賜予他獵物的。」——田野受訪者A。

以上為筆者碩士論文中的一段田野訪談，從中可以看出，傳統的狩獵知識與技術，必須建構在對土地的信仰即「土地倫理」之上。甚至筆者的三位受訪獵人都認為，「勤勞」還比個人的知識與技術重要。只要你夠認真學習，用心照顧獵場，相信最後一定可以成為好獵人。其意義即代表「觀念」與「態度」遠勝過「知識」和「技術」。

現在許多研究單位及部落共同合作，進行所謂的狩獵計劃，然而卻規定狩獵者獵獲的動物數量，因為那是經過科學演算出來的動物族群量。其中有老人家看到電視報導後直搖頭說：「你怎麼可以規定打幾隻動物？」

傳統的狩獵知識與技術，必須建構在對土地的信仰即「土地倫理」之上。甚至筆者的三位受訪獵人都認為，「勤勞」還比個人的知識與技術重要。只要你夠認真學習，用心照顧獵場，相信最後一定可以成為好獵人。



神要給你幾隻你都要接受，哪怕一隻都沒有你也要欣然接受啊！」因此，如果原住民狩獵文化去除社會文化的脈絡來研究時，就已經脫離了原本的精神與意涵。

牡丹鄉的狩獵活動受到國家力量及市場因素的影響，使得原本的狩獵文化之在地知識與社會組織受到影響與破壞，致使許多年輕人已經無法說出傳統的動物名稱與特性，更不了解傳統狩獵制度的機制，以及其深含的意義。不若老人家對大自然的細緻觀察與了解，竟然可以將螞蟻的分類達十種之多。想要重新建構對狩獵的在地知識，則必須透過與土地的互動經驗，才可以讓年輕人重新了解自然、尊重自然，也唯有向老人家學習傳統生態知識，才會了解自己的不足，以及學習對土地謙卑的態度。

### 結語與建議

因此，傳統知識的重構與修正，是未來部落發展的首要工作之一，透過部落組織的

互動與討論，讓傳統知識可以更具有活力與彈性。即便是共管山林資源，也應該從原住民對待土地的方式與態度來思考，也就是對於人與土地之間關係的反省，哪怕是現代的原住民族人也是一樣。藉由狩獵文化再檢視，並認真思考部落未來生存發展實踐面向，謹以這篇文章與三點建議做為個人小小的呼籲與期待：

**1. 重新接合與土地的臍帶關係：**讓部落的族人及下一代能夠重新認識土地，用身體力行的方式，來重新接合與土地母親的臍帶關係，多元的教育模式，例如：獵人學校、民族教育、部落大學等。

**2. 重構山林知識與智慧利用與態度：**對於狩獵文化實踐的部分，教育的內容必須透過對土地的了解，從文化的視野出發，將這些珍貴的山林知識轉做智慧的利用，並將土地的信仰當作一種「土地倫理」的態度來加以實踐。

**3. 積極參與資源管理與生態保育的工作：**狩獵文化與保育並不衝突，重要的是態度與方式，而實踐這些內涵必須靠教育的力量，並且實際參與資源管理與生態保育的工作，建立以部落為主體的組織，透過對話與討論，以在地知識與經驗，將傳統知識與新的管理模式結合，擬定部落發展的目標與方式，規劃出部落整體環境、經濟、社會與文化的產業發展。◆



### 杜詩韻

排灣族，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人，1975年生。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管理研究所畢業，現任職石門國小，擔任民族教育教師。